

苹果文丛

鱼乐少年远足记

YULESHAO NIAN
YUANZU JI

沈念◎著

作者以细致、流畅的笔触，刻画了
各形各色的青春故事、少年记忆，
叩击个人或群体日常生活中无处不
在的困窘感和迷惘感。

苹果文丛

鱼乐少年远足记

YULESHAONIANYUANZUJI

沈念◎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乐少年远足记 / 沈念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
(苹果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569-6

I. ①鱼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30166号

鱼乐少年远足记

(苹果文丛)

沈 念 著

责任编辑: 张慧梓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 (编辑部)

0931-8773276 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69-6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以自己的方式生长

掰着指头算，我在这座纺织工厂的生活区已居住了十五年之久。工厂虽小，且偏于城市一隅，但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我在这里结婚、安家，有过离开的打算但未曾真正离开，不仅是现实的诸多因素制约，更多归结于我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是从这里启程。当某一天我在回顾写作和我之间存在的如此亲密的关系时，我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，投向那些蒙尘却透着光亮的时间段落。

五年前，我调到报社工作，职业上脱离了隶属这座工厂的学校。我充满信心地离开，但又在许多个夜归的时刻或怅惘或愉快地行走——在回家的路上——穿过厂区那条南北走向的林荫道，经过那些熟悉的建筑和标志，抵达收藏着青春记忆的居所。此前，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，在以林荫道为中轴线的东边或西边住了十年。这个短篇集里收入的小说习作，多数就在这里完成。

每一天我早出晚归，和形形色色的人交往，看似步入的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一条生活通道。我却没有真正地离开，很多的生活很多的记忆，就算拿一把无比锋利的锉刀也锉不消失、割断不了与过去的联系。好些次，朋友很惊讶我依然居住在那个狭窄的环境。我淡然一笑，很多时候，一笑就可以泯灭那无法解释的“存在”。就像那些林荫道上枝叶茂盛的树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是它们扎在这里，而不是另一些它们的同类。

刚进厂时，我被分派到青工楼 507 房与人同住。里面已经住着的人连门也不开，传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声音，老子正在恋爱，老子都 31 岁了！管工房的领导面面相觑，一脸悻然。于是我幸运地获得一个人的空间，拿到了一楼 105 房的钥匙，在这最先安置我的肉体和精神萌芽之地一住就是四年。105 最接地气，窗前窗后长着没有“发型”的杂草。这里冬天阴冷，

夏天湿热，我的门前常有他人从楼上倾倒的废水剩饭剩菜，片片狼藉。房间只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铁架（后来被改装成书柜）。我没有什么朋友，也不愿与人交往。生活环境中的许多方面都与想象有着差距，我刚开始的青春生活已给纷至沓来的寂寞层层包围。

“社会人”的新身份把我推进这座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的工厂，推进那条林荫大道上的无数黄昏。黯淡的黄昏拉扯着噬咬着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。喧闹的下班人群，那些机修男工和纺纱女工，摩肩接踵地走着与我相反方向的归家之路。我必须琢磨的是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个人如何度过，如何融化内心被包裹的那一团团迷惘。黄昏传出塞壬的蛊魅歌声，搅得我迷失了原本该走的那条路。到了深夜，我独自披着夜露在走廊放歌，吼崔健吼臧天朔，排遣心中的郁闷。某段日子里我死死地盯着对面宿舍楼的一窗灯光。那里面住着我暗恋的一位姑娘，可时至今日，我仍未能得知她是否真正留心倾听过那从黑夜里冒出来的“青春之歌”。

也许是那些迷失的黄昏和愁悒的黑夜，让我选择了阅读和写作。工厂那间上百平米的图书室里我是常客，阅读打开的是一扇扇布满新奇景物的门窗。写作，蹒跚学步的开始，却是为躁动的青春和苦闷的精神找到了一个宣泄缺口。仿佛只有在思索时，才完成个人对时间的抵抗，只有融进想象中的世界，才发现那颗鲜活的心跳动得如此有力，才可为自己的青春感受和现实境地描摹一幅幅自画像。这些自画像，以文字的方式呈现，有的粗糙芜杂，有的眼高手低，但它们萌芽于那片被杂草包围的诚实的土壤。

又一次次走过林荫道，道路两端都是方向，两旁分出很多岔口，沿路栽种的树木或貌合神离，或千差万别。我在路上来来回回，从不同的岔口进进出出。树的影子落在地上，映现出一路走来经历的人与事，那些白天与夜晚，那些游离与坚持，那些欢乐与痛苦。它们都在开始写作的时光里推着我奔跑。我的青春、成长和写作，就像互相追逐的几股龙卷风，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。

这些变化，及变化背后隐藏的东西，渗透在码成小说的文字中，摆在那里等待阅读或永远不为人阅读。它们也被那成行成列的樟树、梧桐、松柏所记录。这些本地最常见的树种，是工厂里的老人，每一棵却都长得枝繁叶茂、朝气蓬勃。即使过一两年它们被集体“美发”，但就是几场雨的

时间，它们又欢蹦乱跳地焕发生命。“要是写作的生命力如此强盛该多好。”我时常如此痴念。这些树，陪伴了我无数的阅读和写作之夜。从它们身上，我领悟到写作是生长的事业，阳光雨露洒落，树以树的方式生长，我也以我的方式生长。富有生长性的写作才具备坚不可摧、与时间抗衡的力量。

像一头小兽，我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写作之路。未来却仍然漫长，我仍需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长。如同这本小说集的名字所蕴藏的——我每一次的写作，每一篇小说的开始，每一分一秒的生长，就是一次身体和精神的“远足”。

沈念

2011年11月11日

目 录

鱼乐少年远足记	1
打虎上山	17
水中壁挂	31
绿 光	51
黑暗的回声	73
麦粒肿	95
我像雪花天上来	112
忆山东	121
巢	139
铜 镜	158
桃花，再见	175
代后记：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	192

鱼乐少年远足记

我们生活的地方，位置很馊，却有个好听的名字。人们说，那时候河里的鱼，抓个网兜随便罩下去就是一兜活蹦乱跳的鱼，所以河叫鱼乐河，挨着河的镇叫鱼乐镇。我们怀疑这种夸张，摆在眼前的河，糟糕得很，河床挖得千疮百孔，翻斗车喇喇地吐着烟，把河沙运进镇上的砖窑，跑出来一车车盖房的红砖黑瓦。到涨水季节，那些覆盖在水下的坑洼摇身变成隐隐约约的巢穴，像张开的血盆大口。鱼的踪影却难得一见，它们全躲进水底的巢穴呢？去他妈的鱼乐，鬼才知道。望着水波不兴的河，我们喜欢把脏话扔进水里。

那段日子，我们秘密地攒下到手的每一分钱，去康桥附近打桌球，三毛五毛一盘，把过去赢进口袋的弹珠、电池盖、贴画半价卖给低年级的学生。听着镍币掉进铁皮盒里咣咣的声响，摸到荷包鼓起来的毛票，我们的心跳瞬间加速。我们需要的钱，不多也不少。为此，凡事我们总能同赌一把联系起来。这真叫人着迷。

起因是那对孪生兄弟吹嘘进城的经历。街道阔绰，店铺林立，男人衣着光鲜，女人描眉涂口红，孩子手中的玩具能发出欢快的声音，好玩好看的层出不穷。他们玩耍新的自动铅笔时，眼神是对所有未进过城的同学的不屑。我们变得反感自己的出生地，为什么是偏僻的鱼乐镇，男人土里土气，女人斤斤计较，大街上常常遇到小肚鸡肠的中年女人，动辄在众人面前喘粗气地撒泼。可我们没有机会进城，至少是现在，我们的父母没有孪生兄弟的厂长父亲有钱，连他们一年到头也不见得非得去趟县城。我们的功课比孪生兄弟的再好，也被这件事彻底击败。我们决定靠自己，把进城

当作一次愉快的远足。远足，那天老师教了这个新词语，我们更坚定了去县城的理想。偶尔规划一下未来，常使我们陶醉在虚荣心的自我满足中。

陈波站在校门口，这个孪生兄弟中的哥哥，砖瓦厂陈有财厂长的大儿子，头小肩窄，耸着背，却一副看谁都是藐视的味道，他双科总是挂红灯，只有老师报考试分数时才放得老实。陈波对我们挑衅地说，来不来？这次赌大点。他从书包里摸出把弹弓，说，去窑洞。

我们扑哧一声笑了。砖瓦厂的窑洞对骁勇好战的我们很有诱惑力，可矮墩墩的门卫蛮横得叫人发怵，他不容许小孩随便进出，除非是陈波兄弟邀请。陈波和整天拖着两条鼻涕龙的弟弟陈浪一边，他们熟悉环境，占据有利地形，以守为攻，我们很难占到便宜。我们面露难色地应承，暗中却早有准备。藏在袜子里的铜线V形子弹，一直在等待狠狠地挫杀他们的霸气。

阴谋得逞。交战前，我们互相检查对方的子弹。我们掏出口袋的纸子弹，一看都是粗制滥造、软弱无力，孪生兄弟的却颗粒饱满结实，陈波不露痕迹地笑了。战斗拉开序幕，我们没占到便宜不说，还渐处劣势，对获胜已经信心殆尽。幸亏中途混进一帮“战友”，混水摸鱼的机会不可错失，战斗的高潮处处充满惊险。我们死盯陈波，迂回环绕，悄无声息，趁他伸出脑袋探望时，“铜弹”命中目标。陈波发出两声清脆而悲惨的叫声。曲曲弯弯的窑洞里飘荡的回声格外瘆人，后来变成哭泣。狗日的打中了。陈浪搬来那个恶声厉气的门卫，气急败坏地为小主子咆哮着，而战斗者已一哄而散。

在大街上边笑边跑，我们发出咯咯的声音，像斗胜的公鸡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天上的黑云从四面八方聚到十字街口头顶，扎下根不走了，像搭起一张办丧事的油布篷。

我说，躲躲雨吧。我一直跑不过王小帅，更跑不过眼前这场暴雨。王小帅仍没休止地笑着，刹不住扯开双腿往家跑。我可不想淋个落汤鸡，犹豫之间看见光头的槟榔店就拐了进去，趁光头不留神，拈了两颗钵子里的槟榔花嚼起来。我就是这时候看见那个忧郁而凶悍的男人的。

他沿着那条坑洼不平的水泥路慢条斯理地走过来，抬头看了两眼天上的乌云。他前脚跨进门，雨后脚就跟下来了。路边的遮阳棚噼啪噼啪地打

响，雨珠子裹着路面的灰尘，一滚一跳，张皇失措。我朝王小帅奔跑的方向看，他双手遮着脑袋，跑得东倒西歪。我骂了句傻逼。一会儿那些手忙脚乱躲雨奔跑的人多起来，我就看不见王小帅狼狈的身影了。

光头老板满面笑容地站起身，招呼男人落座。

切一包？嗯！

越辣越好？嗯！

那我用最辣的桂油？嗯！男人鼻腔蹦出的声音紧凑有力。

玻璃瓶里散发的桂油的香气令人迷醉。我张大鼻孔拼命地嗅了嗅，恨不得变成一颗切开的槟榔，让桂油滴到甕心里。光头的刀麻利地切着槟榔，男人却面向雨中眺望。他突然挺身跨出店门投入密集的雨帘中，在马路中央把少女马丽整个地接进怀中。他变魔术般地举着一把伞，马丽的脸红扑扑的，比打了胭脂还鲜艳。

马丽在他的引领下走进槟榔店。这个鱼乐镇有名的美女，脸蛋和脖颈上皮肤白滑细腻，此时被淋湿的身体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丰满的胸脯，让男人都有上前摸一把的冲动。我不敢明目张胆地看马丽，可她衬衫里隐约可见的白肉粘住了我的目光。色迷迷的光头很可恶吃我的醋，他举起手中的冬瓜刀挥了挥，瞪眼骂道，小瘪，快滚开。

我冲光头啐了一口，把嚼成渣的槟榔花吐在他的砧板上，箭似的冲出了槟榔店。

周日上午，绵绵杳杳的雨注定我只能呆在家中扮演乖孩子看小人书，父母却觉得不可思议。

下午天晴，我们溜进静寂的校园，探望操场南边的一棵树。那是梧桐树，我一直没搞清，为什么要叫法国梧桐。王小帅说是法国的树，栽到中国来了。我说不，这只是许多梧桐树中的一种。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常常相左，却不会伤及朋友感情。

我的名字长大了一点，王小帅拿手指比划着。

我的也长大了一点，我不甘落后。

两个月前，我们在树身刻下双方姓名，打赌看“谁”长得快。可我们都不曾赢对方，树上的名字长得太慢了。

你猜昨天我遇见谁了？我对狠抠着自己名字的王小帅说。

那个杀人犯。

我很疑惑王小帅是怎么知道的。

我说他和马丽关系不一般，昨天他在槟榔店等马丽。再送她回家。后一句是我臆测的，但我敢肯定，遇到那场大雨，他一定会送马丽回家。

马丽是一个人回来的，那个杀人犯不敢登她家的门。王小帅家住马丽隔壁，我没有理由不信。

为什么不敢，不是说他人人都敢杀吗？

他没有杀过人，王小帅嘟囔，是害死，他害死了他老婆，前两年的事。

我说，怎么没听说过。

我们那时很小，还没有记忆。王小帅若有所思地说，去看看那人的名字。

我们顺着教室后面那一排梧桐树往围墙方向走，王小帅半蹲下对我说，这里。我的目光绕到他的手指前，一个歪七扭八的字，每根笔画暴突，树肉和裂开的树皮像兔唇，黑糊糊的。王小帅捡起树枝在地上划了一个“滇”，然后说，他姓雷，老家是云南。

我满腹生疑，王小帅从来没提过这棵树上刻的这个字。

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？王小帅得意洋洋地说。

我不想在王小帅面前表现我的无知，我父亲教我难字读半边，“雷真？！”

王小帅前俯后仰地笑起来，要读“癫”，“癫狂的‘癫’。”

愧色一闪即逝，我们经常如此。天色渐晚，我们不再讨论这个叫“雷滇”的男人。他不受人欢迎，我看得出来。他整天衣冠楚楚地在街巷里转悠，叼棵烟，很拽，不与人搭话，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我听到人们私下询问着他何时离开，好像他是个会给鱼乐镇带来厄运的人。

次日，陈波出现在课堂上，我们悬着的心才算落地。他癯癯的，后脑勺隆起一块清晰的红肿，埋在发丛中。我们竭力地捂住鼻子忍住不笑。课后，我们同情地打招呼，关切地询问他周日过得怎样？陈波用怀疑的眼

光看我，又看王小帅，泄气地说有人偷袭他，用的铜线子弹。我们貌似惊讶，赌咒发誓说绝不是我们，并同仇敌忾地批判那帮后来混战中的蠢蛋。

话题归正，王小帅说，愿赌服输。他的意思是让陈波拿两块钱。

陈波一百个不情愿，他狡辩说，谁说我输了，你们先跑了，战斗没结束，你说谁输。王小帅反唇相讥，要跟陈波干一仗。我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冲动的行为，神秘兮兮地拍着陈波的肩头，说钱的事算了，不过我们有个计划要你参加？

陈波说，你先说什么计划。

我说我们下周日去县城玩一玩。

一说到县城陈波就神气起来，夸夸其谈那些讲过多次的见闻。最后他老调重弹地总结，镇上都玩腻了，去趟县城那才开心、爽气。可他藐视地看着我们，说你们想去县城？

你给我们当向导吧？

王小帅看着既不屑又犹豫的陈波，说你不敢吗？

我说这世上没有陈波不敢的事。我亲切地搂着他，我们是考虑到你去过，熟悉路，再说我们商量好了，我们攒了十块钱，你只出两块，钱合在一起用。

陈波像他爸一样唯利是图，动了心。他说，我考虑考虑，又马上改口，我出一块钱。

分手时我们叮嘱他千万别告诉他弟弟，一旦泄密，计划泡汤不说，还会惹火烧身。我要说了是猪，他信誓旦旦地赌咒。

这几天我们“密谋”行程安排，互相给对方家长请假作证，说要参加学校鼓号队的训练，并约定在离镇两里路远的基督教堂集合搭车，那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。陈波仿佛顾虑未消，我们劝慰他，只是出去玩一天而已，又不是离家不归。我们还把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他，到了县城，一切听从他的指挥。

周六中午，我们碰最后一次头，王小帅提出把钱集中管理。陈波把崭新的两张五角票递到我手中，那副恋恋不舍的模样，让我在心里烦躁地骂了句傻逼。我把钱折进裤兜，拍了拍胸口，说放心吧，明天一早见。

明天进城玩得愉快，今晚睡个好觉。王小帅打了个响亮的唿哨。

晚上我睡得很不好，脑子里晃来晃去都是县城如潮的人流，我们一进城就挤散了。一大清早，我溜出家门，沿着那条充满幻想的乡间公路前进。我第一个到约定地——新建成的基督教堂。附近的草垛子上水气未散，他们连人影都没有，那些信教的老太婆和中年妇女从十字架下的黑门里鱼贯而入。

这是四月的早晨，空气清新如洗，太阳穿过东边高大的水杉树，斑斑缕缕的金色光线闪闪烁烁。持久的等待却破坏了应有的美好心情。要是他们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摸摸口袋里钱妥妥当当的，心才踏实。我三番五次地眺望，王小帅在视线里呈现出一个披着阳光的小黑点。他远远地看见我，挥舞他的白色遮阳帽。他越跑越近，我感觉到草垛的颤动，还有太阳的暖意，一切又美好起来。

该死的陈波久等不来，王小帅焦躁不安。他掏出新做的黑铁丝弹弓，朝小镇的方向接连发射了十余颗子弹。我夺下弹弓掂在手中，沉甸甸的。我说，带这玩意儿干吗？

王小帅说，这弹弓手感极好，瞄准射击非常精确。

我又质问他一次。

他说，出门才发现忘放家里了，就当防身武器吧。

我嘲笑一句，又不是去打架。

王小帅把教堂屋脊的十字架当作目标，却总擦肩而过。有个穿黑衣的女人不知从何处溜出来，她全身裹得严严实实，一张丑陋的脸朝我们望了几眼。我们愣住了，站在草垛上一动不动。那女人面无表情地抱起一捆草，拐进教堂后门闪没了。我们如释重负。此时，早班车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公路上。王小帅先跳下草垛，说走吧，陈波这胆小鬼怕是不来了。

再等等。

我早知道他不会来的，管他呢，反正钱在我们手上。

是呀，陈波不来，后果自负，他也别想再从我们手中要回钱。王小帅兴奋地朝慢慢开近的班车招手。车一路鸣着沙哑的喇叭，摇摆不定，随时都要中风倒地的样子。王小帅开始大喊，停车，停车，我们去县城。

车好像停住了，我们向前冲上去，车又开动了。我们跟在车屁股后面

追，售票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，朝我们咧嘴唬眼。我们拍着车屁股，满手尘灰，车吐出颤颤的烟，渐驶渐远。

王小帅跺起脚，操你妈的。车跑出老远，他才举起了手中的弹弓，我垂头丧气地说，还有个屁用？猪头，他们存心不让我们上车。

仿佛听到几声喇叭，那是对我们的嘲讽。我们就像野外迷路者，眼前一片迷茫。下一趟班车是两个小时后，会不会停车，无法确定。

教堂屋顶已经冒烟，门前有人在胸口划着十字互相道别。现在已经是小镇的早饭时间了。我们决定操另一条小路回镇，从这里将经过那条我们从没有走到过尽头的河堤。因为没有人告诉鱼乐河具体有多长。

王小帅手执弹弓发泄心中的愤怒。一头猪和一只癞皮野狗在路边的菜田瞎逛，他极其精准地击中猪厚厚的皮毛，猪哼哧一声，继续拱着鼻子下的泥土。他这次命中狗的眼睛，狗一蹿一跳地呜咽着跑了。猪仍陶醉着自己的享乐，压根就不在乎敌人的存在。我捡起一块石头和王小帅再次的射击同时落在猪的屁眼上，它痛苦地抬起头，看见我们做出的“咔嚓”手势，屁颠屁颠地朝着狗逃离的方向跑了。

狗日的陈波，没搭上车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他。我们边走边骂他是胆小鬼，懦夫，猪狗不如。他要是在，势利的售票员认出他是陈有财的儿子，也许态度会不一样，是他让这完美的远足计划如此委琐地失败。王小帅朝那些树、房子、沟渠里的鸭子和一飞而过的鸟射出愤怒的子弹，仿佛它们都是该死的陈波。

我们在一家刚拆下门板的小商店里，细心挑选着喜欢的零食填饱这个早晨。我们一点也不缩手缩脚地花钱，把陈波的钱花光我们心里会变得舒坦。

穿过栽种高大水杉树的泥路，就看见了河堤。长长的河堤坡像不中用的军事要塞，轻易就被我们攻破。从东边冉冉升起的太阳，倾洒在河面上，一片灿烂。河对岸稀稀拉拉的房屋，起伏的小土坡，空旷的河洲，若隐若现的小树林，几十头牛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我们抛却心中不悦的块垒，像挣茧而出的蛾蝶，飞快地奔跑起来，风呼呼地挠过耳朵，痒酥酥的。

我冲王小帅野兔般的身影大喊几声，等等我。王小帅指着河那边的那片树林，说渡河去树林探险如何？我高兴地点头，远足地的改变也不错。

他的手一挥，像个鬼子指挥官在空中划出一道前进的弧线。

到渡口的路上，我们追追打打，表现得像快乐的小鸟，似乎没搭上车去县城的沮丧压根就没有过。

走过水闸口，我们好奇地往那间矮房子张望一眼。守闸的老黄头没像往常坐在台阶上喝酒，摆在门口的骨牌凳上有酒盅和碗碟。这个酒迷糊上哪去了。王小帅先翻过颓墙，脚踢得闸院的卵石堆哗啦啦地响。我们没想偷喝老黄头的酒，酒是这老头的命，镇上的酒馆到处记着他的赊账。看到他的酒瓶满满的，我就冲王小帅使了个眼色。我干完杯里的酒，王小帅是个不示弱的家伙，他拨开纸瓶塞喝了一大口。从铁门闪进一个人影，我抓了一把花生米，说老黄头回来了。王小帅不急不慢，索性把剩下的全倒进口袋。发现我们恶作剧的老黄头追着背影暴跳如雷，大骂两个兔崽子不得好死。我们已不是头一次做这事，如往常般在心惊肉跳的逃窜中享受刺激。

生气的老黄头蹲在地上伤心地号啕，让我们面面相觑。有那么一点自责跟着酒劲跑了，王小帅脸颊上浮现两朵浓得发紫的红晕，我也觉得额头和喉间辣得发烫。

水闸口、几处毗邻而建的房屋成了河堤的点缀，就像一个长句中的逗号。渡口位于老黄头家不远的堤坡下，他的房屋略高出堤面，我们轻盈地爬上去，骑在屋脊的瓦床上缓一缓酒劲。人们说，老黄头不是个男人，他老婆嫌恶他嗜酒，离了婚嫁到外地，他更加嗜酒，也更找不到新的女人。我问老黄头不会突然从屋里钻出来吧？王小帅摇晃着，说这孤寡老头早不住自己家了，水闸口有他的值班室。我又问王小帅你不会醉了滚下去吧？他抛起一粒花生米，张开嘴巴稳当地接住。我的头有点晕，我说老黄头的酒不行，好酒是不上头的。

王小帅表示赞同，说以后我们只喝好酒。

我说，好酒要很多钱。谈到钱，我摸摸裤兜，说那个叫雷滇的男人，他赚了很多钱，他的钱从哪里来的？

哼，我爸说他坑蒙拐骗。

有的大人很虚伪，明明挣不到钱，却看不顺眼别人有钱。我说，有钱

就有本事，他赚到钱是厉害。

王小帅不屑于推翻我的逻辑，双腿叉开躺下来。

我又抛出心中质疑的问题，他真杀过人吗？杀人不偿命？

王小帅坐起来，向我讲述他听到的事。雷滇在镇锅炉厂当工人，一天他老婆马英肚子出奇地疼，以为早产，弟弟马亮来叫姐夫。当天停产检修，没到下班时间，他叮嘱马亮守一会儿。检修工心血来潮，扳汽阀门的大螺丝久不得手，以为马亮是新来的，就把他叫下去帮忙。粗心大意的接夜班工人以为检修结束，准备排蒸汽烧水洗澡，排放门一开，两声惨叫，两个人被蒸汽烫成烫鱼肚，尸体都分不清谁是谁。这是锅炉厂历史上最大的事故，接班工人当晚就自杀了。

他老婆叫马英？后来呢？我想这名字背后还应有故事。

马英是马丽的姐姐。她生小孩时难产死了。王小帅说，马家人说，这男人是马家的克星，剋死了他家的女儿和儿子。

有人说他要把马丽弄到手？

马丽家里吵哄哄的，她妈每天骂个不停，说只要马丽跟他们家的仇人走，就死在他们眼皮底下。王小帅叹气，要真这样，他就真是马家的克星了。

我突然有些紧张，好像一切已经发生。马丽勉强升到高二就退学了，众所周知她爱打扮，早熟，不务学业，跟社会青年恋爱。好在她爸快从砖瓦厂退休，到时让她顶职。也就是说，马丽即将到陈有财的手下工作。她进砖瓦厂能干什么？王小帅说，陈有财这个有名的色鬼，他一定迫不及待盼着马丽去上班。

想到马丽的将来，我们充满愤怒。这也不排除对陈波兄弟嚣张的嫉妒，还有对陈有财乱搞男女关系的痛恨。我说，马丽一定是喜欢雷滇的，我宁愿看到他们在一起。

王小帅瞟我一眼，猪脑子你。我说你紧张什么，又不是你亲姐姐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她要喜欢，你也没办法。我爸说现在的女人都想嫁有钱男人，我要不念好书没工作挣不到钱连老婆也找不到……

我的话击中王小帅的软肋，他妈就是跟一个比他爸有钱的人远走高飞了。我妈念叨说小帅是没妈的孩子，要多和他一起玩，但不能干坏事。我

很愧疚，刚才的话是否伤害了我的朋友，却又不知如何启齿道歉。

一阵沉默，我站起来，仿佛看得到镇上一些地势偏高的房子。我指给王小帅看，那是你们家房顶吗？

王小帅拍拍屁股上的灰尘，似是而非地点头。我说，爬到高处总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

我问你，王小帅诡谲地笑笑，你偷看过女人洗澡吗？我一听来劲了，他肯定掖着什么秘密。我反问，你看过？

我按他的要求赌咒发誓后，王小帅说出了他从天窗洞里偷看马丽洗澡的事。

我的身体因紧张而变得笔直，裤裆下的瓦片硌着里面的家伙。真的么？我怀疑他喝酒说胡话。

信不信由你？王小帅挪了挪屁股，把口袋里的渣屑抖落干净。他说马丽身体很白，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白的身体，她那地方像两座小山丘，肉颤颤的，乳头像青涩的葡萄。王小帅朝胸脯比划，打着拙劣的比喻，又叹口气，她洗得太快，我眨了眨眼睛她就洗完了。他陶醉的样子令我再次感到了眩晕，呼吸变得艰难。王小帅不过比我大一岁，但他看过了女人的身体，已经是大人了。我无比懊丧地看了眼他的裤裆，裤子松垮，没有异样。我们揣着呼呼跳动的心躺在屋脊上，各怀心事地想像着马丽，想像抵制不了的激动。我的脚掀落几块屋角的瓦片，咕咚咕咚地落地砸碎，清脆的声音打破河堤上的寂静。一阵开门说话声惊动了我们，鬼知道老黄头从哪里冒出来，站在院子里朝我们又发出几声更尖利撕裂的秽骂。

我们从小路一溜烟跑到河边的小渡口。那个“赤裸”的马丽依然令人恍惚。王小帅催促我动作快点，他用手指指河洲上的小树林。对“小树林”的向往取代了马丽，我快步走到了码头上。

一条小机帆船停靠岸边。船上有一对中年夫妇，一个老人牵个小孩和一条狗。我们磨磨蹭蹭，在船将启动之前，跳上去。王小帅装老实巴交商讨好船老板，说老师布置采集树叶标本的作业，完不成会受罚，可我们把零花钱花光了，只能等下次来付渡船费。老板目光狐疑地看了几眼，说站好别乱动。我们的目光在船舷上屡次相遇，骗仗得逞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